

2010 盧建銘、許淑真、張進財頭目「從街頭抗爭延伸到社會抗爭的意義—河岸阿美撒烏瓦知部落的文化生活重建」，《破報》復刊 603 號，2010/3/26，第 4 版；《破報》復刊，2010/4/2，604 號，第 5 版。

從街頭抗爭延伸到社會抗爭的意義

—河岸阿美撒烏瓦知部落的文化生活重建

文 | 盧建銘、許淑真、張進財頭目（撒烏瓦知部落代表人）

撒烏瓦知部落抗爭的啟示

桃園縣大漢溪北側的新生河階地上，阿美族人建立了撒烏瓦知部落。鄰近地區還有上游瑞興國宅內的瑞興部落，以及崁津大橋下的崁津部落，除此之外，仍有大約幾十戶零星的小聚落分散在三、四個新生河階地上。

2008 年年底，為了興建鶯歌到大溪河濱公園的自行車道，縣政府行文通知要拆除達魯岸部落。為了抵抗政府拆除維持基本生存的房屋，大家選舉頭目，並命名為 Sa'owac niyaro'（撒烏瓦知部落），sa'owac 原意為河邊、海邊或邊陲。在人民火大聯盟和苦勞網的協助下串連了三鶯部落、崁津部落和各界社運團體，開始到縣政府及行政院進行陳情，始終未獲得任何回應。2009 年二月在行政院進行抗爭，並首次取得行政院原民會一個星期協調期限的協議之後，卻在隔日早晨遭到縣府突襲拆毀家園。2009 年 3 月，部落在現地著手重建家園，經過一整年的整建之後，除了恢復了原有的基本生存權之外，也透過部落組織所集結的力量，慢慢地建立更接近原鄉經驗的生活文化，也希望找出能夠適合未來世代的生存方式，並期望能將這樣的生活方式，傳遞給漸漸要斷絕文化根源的子孫們。

在重建部落的過程中，不只是建造未來的住所，同時也漸漸了解，不能只是恢復安身之地而已，如果不能夠找出部落和社會都能夠同時接受和尊重的生活方式，拆除的歷程遲早還會重演，部落內年長的老人將更難以承受這樣的心理衝擊。

目前居住在桃園縣大漢溪段的阿美族人，大約有 7 個小群落已經接近千人左右的生活人數。近年來都會休閒觀光的觸角一直向外延伸，河濱新生河階地的開發，始終都忽略都市原住民在河濱生活的事實，刻意的和歧視性的忽略，都造成了都市原住民實際上和心理上的傷害。在一年的訪察過程中，發現已經讓大家回想起花東地區喪失土地被迫離鄉的傷痛，在這些故事裡，國家玩法、奸商放高利和民族歧視，使得阿美族人的大家庭瓦解，姐妹兄弟們被迫分散流離在西岸各地。

實際上，這樣的迫遷至今仍持續進行著；或是說，以規模更大、更全面性的方式進行著，特別是崁津大橋上游約 600 公頃花卉專區供財團開發的計劃，崁津大橋到武嶺橋之間的河川改善計畫中，拆到只剩一戶還在頑抗，還有武嶺大橋下游預計於今年九月將執行農地全面收回。

消極上，為了避免冷漠和無知使我們自己淪為加害者和壓迫者，積極上，成為調整社會結構和倫理的一員；也許我們的社會大眾應該要開始去理解、體會或試著回答一些疑問，包括：

「為什麼以阿美族為主的都市原住民會聚集在河濱？」

「如何理解河岸阿美的生活文化？」

「為什麼河岸阿美是當代重要的文化資產？」

「當代社會可以朝向什麼方向？藉著河岸阿美來建構我們多元豐富的文化！」

河岸阿美民族遷徙的樣貌

由於抗爭的初期，大家停止部落外所有的工作及活動，依靠社會人士的小額捐款來生存；透過部落會議及禱告，建立了抗爭的精神，包括「重建有尊嚴的部落生活方式」和「希望外界以尊重而不是憐憫的態度來看待部落」。住在 adawang（聚會所）大帳篷裡，漸漸的凝聚出同時根源於傳統習俗及社會抗爭的部落意識。一起睡帳篷、集體開飯、開會、禱告、勞動、打掃環境、烤火、飲酒和唱歌跳舞，恢復成過去花東地區共食、共罪、共責的部落生活；這樣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於抗爭前的生活方式，反而比較像祖先們進行部落戰爭時期，或者是部落進行 ilisin（豐年祭）全村動員籌備的時期。

撒烏瓦知部落原先是由 talo'an 逐漸發展出來的集居型態，集居的表面因素是來自於開墾耕地權利的不斷分割，每分割一小塊田出去，就引入了一間 talo'an。最早的開墾戶願意將農地分割出去，首先是因為土地的開墾範圍越來越大，生產力也越來越高，然而隨著自己年紀的增長，勞動力卻越來越弱，子女耕作的意願又不高，因此會將土地及生產技術分出去。其次是喜愛與族人聚集生活的傳統習俗，遷入都市的族人有幾種常見的聚集方式，包括「共同工作」、「家族家戶拜訪」、「共同採集野餐」、「族語教會聚會活動」、「拜訪有墾地的族人」。其中「拜訪有墾地的族人」是最喜愛的方式，在 talo'an 裡可以分享豐盛的家鄉食物，可以烤火聊天，也可以飲酒和大聲歌唱；這是都市環境無法提供的生活情境。第三是族人對慷慨、分享、助人及只取所需的傳統習俗，這樣的習俗使得田地的

分割轉讓變得十分低廉或甚至是無償割讓。

因為這些因素，族人漸漸在河濱的墾地裡聚集，「親戚」、「教友」、「同事」、「同鄉鄰居」是各戶的相互關係。撒烏瓦知部落最主要構成是「親戚」成員，佔了大約六成，曾經是最大組織，是由七姐妹為核心的親戚關係，這樣的親戚關係架構在原鄉 *cicay paparodan*（女性直系親屬團體）的習俗，是由一個母親所繁衍下來的親屬集居關係，是秀姑巒地域 *pakaina'an*（母系血系羣）中最親密的關係。除了 *cicay paparodan* 以外，其它的關係分佈都很平均，但是都是複合的關係；也因此部落人口的原鄉分佈會呈現固定的範圍，撒烏瓦知部落族人的原鄉分佈，集中在秀姑巒流域和秀姑巒溪出海口鄰近的海岸地帶。有趣的比較是，鄰近的崁津部落卻是以靠近台東地區的阿美族人為主，在 2009 年兩個部落的 *ilisin* 時，只是從服裝上就可以明顯分辨出來。

從這些因素來看，撒烏瓦知部落所顯示出來的是「民族遷徙」的課題，幾萬阿美族人在都市裡四、五十年的漂流，沒有被現代社會消耗殆盡，反而卻能夠在都市的邊陲，重新建立新的民族部落。這樣的事實，對於全世界不斷同化消失在現代社會的原住民族，應該是重大的啟示。

部落重建 *sakafiyaw* 的精神

抗爭期間密集的重建工作，使得原先不易被看到的民族文化顯現出來，特別是由「集體興建」、「自力興建」和「社區備料」所反映出來。

「集體興建」是過去原鄉部落特有的習俗，通常部落內會有規模大約十餘戶大小的鄰里組織，稱為 *sakafiyaw*，互助修建房屋是 *sakafiyaw* 主要的功能，*sadafiyaw* 會公推一人為首領，並製定集體勞動的規則。部落內當遇到別家正在修建房屋時，大家都會自動來幫忙，主人也會用豐富的食物犒賞鄰人；但是當 *sakafiyaw* 的首領宣佈 *marara'*（全體出動建屋）的時候，各戶都必須派人來幫忙。建造房屋主要是男子的工作，因為在傳統習俗上，取用木材都需要用到男子佩刀，重木的合作搬運工作也需要用到男子集體合作勞動的習俗；如果家內因故無法派出男子時，也可以派出女子，擔任與藤竹工作等較輕建材的營建工作，用的工具也是以農耕時會用到的鐮刀為主。

撒烏瓦知部落在重建工作中分成兩個營建系統，在整地及主結構的興建時，採取的是部落集體建屋，接近 *sakafiyaw* 的體系，過去在原鄉的部落規模較大，可以分為「*niyaro' / kuan / sakafiyaw*」（部落/區/鄰里）三種規模，在撒烏瓦知部落比較像是阿美族部落擴張的典型傳說中，十幾戶來自於二、三個氏族成員構成

的先驅部落，遷往先前因為狩獵或採集所發現的新領域，整個部落就是一個 *sakafiyaw*。由於大部份的部落男子，在年輕的時候都擔任過板模木工，或者是小型工地的板模臨時工。所以在集體建屋的時期，是由最有板模工經驗的大工擔任指揮的工作，也因為板模工法的影響，兩寸見方的 *bata*/支柱是最主要的結構材，以鐵線綁紮和鐵釘側釘的聯結工法，將所有的舊材及回收建材組合結構在一起。有趣的是，雖然用板模的工法，從整地到挖地立四角主柱的方式，仍然維持著花東地區原有的傳統作法，只是材料從自然材料轉變成都市回收材，獵人傳統配刀伐木轉變成板模工羊角鎚、鋸子、鐵線、釘子和 *bata*。

當完成整地、地坪、主結構及屋頂之後，其餘的建築本體及裝修，則由各戶「自力興建」，所謂的自力興建，各戶隨著自己的家庭結構及親友關係不同會略有不同，最多的情況是在周六、日的時候，由子女們前來協助，但是部落內的互助還是持續著。「自力興建」對於部落子女們重新回到部落的脈絡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在抗爭期間，子女們大多反對父母親進行抗爭，也不太能理解父母希望居住在河濱的習性和理由，隨著參與重建工作，能有機會體會和理解老人們在進入都市前的部落群居生活，這也是都市原住民第二代原先所欠缺的部落經驗。這次部落完成重建之後，年青人開始回流，部落開始在房屋區內種植檳榔和麵包樹，去年（2009年）部落辦理第一次的豐年祭，彰顯一年來族人的努力和試煉。

所以在部落重建的過程中，對於第一代都市原住民，等於在重建 *sakafiyaw* 的傳統組織，以及重建 *niyaro'*（部落）和 *fiyaw*（鄰里）的社會結構；對於第二代都市原住民而言，則是在修補與原鄉原住民所差距的部落群居經驗。隨著第二代返回部落的第三代都市原住民 *wawa*（孩童），開始有機會從小就能夠參與部落群居的生活。撒屋瓦知部落所重建的環境，在目前任何都會地區都無法提供給原住民的基本文化權；而缺乏了原住民部落群居環境的情況下，無論都市原住民的福利照顧有多好，長期而言，還是一種去民族的同化政策，嚴格說，也是民族文化滅絕政策。

田園生活的維持與意義

撒烏瓦知部落的菜園（*omah*）和一般的農民自用菜園有兩個很大的差別，第一是撒烏瓦知菜園種植者大量的阿美族民族植物，第二是撒烏瓦知菜園的農法，是藉著農耕來擬仿一個豐富、多樣和多年生的採集環境；而一般農民自用菜園則像是農村經濟作物生產的後院縮小版。

撒烏瓦知菜園裡最主要民族植物幾乎涵蓋了阿美族人日常所食用的品種，包括 *pawli*（香蕉）、*kuwa*（木瓜）、*tefus*（甘蔗）、*tana'*（食茱萸）、*katawaay*（樹

薯)、fata'an (樹豆)、tali (芋頭)、aliray (玉米)、falinasan (高粱)、fanga (地瓜)、korasing (花生)、taiyalin (輪胎茄)、sukoy (木鼈子)、kakorot (野苦瓜)、tefi^ (鵲豆)、fadas (翼豆)、tamola (南瓜)、lokot (山蘇)、pahko (貓蕨)、cola (豆瓣菜)、^atekiway (朝天椒)、damdam (長辣椒)、yacupel (秋葵)、komi'ot (佛手瓜)、lokiy (落蕎)、sacicaen (葛鬱金)、tayu (薑)、hanluay (落葵)、muwa (黃麻)、tamana (高麗菜)、kiyo (茄子)、incay (空心菜)、aspala (蘆筍)、茭白筍、九層塔...等，那麼多的種類被種植在面積不大的田裡，比較高大的植物，如 pawli (香蕉)、katawaay (樹薯)、tefes (甘蔗) 或 fata'an (樹豆) 有時會種在田的邊緣，也當作 sangannanan (界木) 的功能。Sukoy (木鼈子)、kakorot (野苦瓜)、tefi^ (鵲豆)、fadas (翼豆) 等四種攀爬性的植物，常常被搭大片水平竹架種植，下面種著可以耐陰的蕨類蔬菜，如 lokot (山蘇)、pahko (貓蕨)。菜圃中會種植比較不會有陰影的 kuwa (木瓜)，菜圃上除了種植的植物之外，不能吃的雜草會被拔掉，保留許多可食用的野菜，這些野菜的種類大約也保持十餘種。

將這麼龐大的種類配置在田裡是阿美族農耕文化特有的表現，整體菜園從緩坡的河階地被經營成有好像小溪流的河谷地一樣，這樣的環境並不是被規劃出來的，而是在二、三十年之下，透過小規模的農耕動作所經營和調整出來的。

菜園的生產量很大，通常都可以提供部落自給自足的需求，同時也可以分給住在都市的親友們，滿足這樣的需求之後，這些特有的食材，會賣給住在瑞興國宅的族人，或是教會的族人教友，取得生活的補貼。就算如此，仍然有許多食物剩餘下來，又被耕鋤回田裡；也因此長久經營之後的菜園土壤越來越肥沃。

白天到菜園及稻田裡工作、生活，在 talo'an 裡休息聊天，晚餐在 loma'裡和親友鄰居民一起分享菜餚和酒，晚上一起快樂的唱歌、跳舞，其實是部落裡最重要的事，大部份的族人幾乎難以割捨這樣的生活，因為這是花了一輩子的時間，才從都會漂流中找回的生活方式，這也是族人沒有辦法再脫離河濱生活的真正原因。

社會抗爭所希望建立的社會倫理

街頭抗爭對部落來說是很困難的決定，很難想像自己必須去衝撞國家體系下的警察，一連串的街頭抗爭也顯示了行政體系錯失良機，像報復一樣以怪手輾過房屋，甚至仔細的壓斷每一支屋梁，也顯示了桃園縣政府有不可告人的利益結構或者是更不可告人的公務怠惰。

撒烏瓦知部落所啟動的社會抗爭是街頭抗爭的全面延伸，是針對社會而發

聲。對內重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對外彰顯自己的歷史文化，逐漸擴大當代社會上的認同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要和這個社會所建立的國家體系、社會倫理重新展開對話，希望能拉進更多的人，一起重建更開放更多元的社會新倫理。

偉大城市與偉大國家的價值，並不是在一些經濟奇蹟，或是偉大的建設，或是偉大的人物，而是在於能夠看到弱勢者的文化力量。撒烏瓦知部落則是主動向社會展露自己前瞻的文化力量。



(上圖)假日總是有許多親友來幫忙重建 (下圖)Lahok 與親戚們在部落豐年祭時於新的家屋前合影，許淑真攝影。



2009 年 4 月 9 日部落婦女在聯合廚房前剝出野採來蘆葦心，許淑真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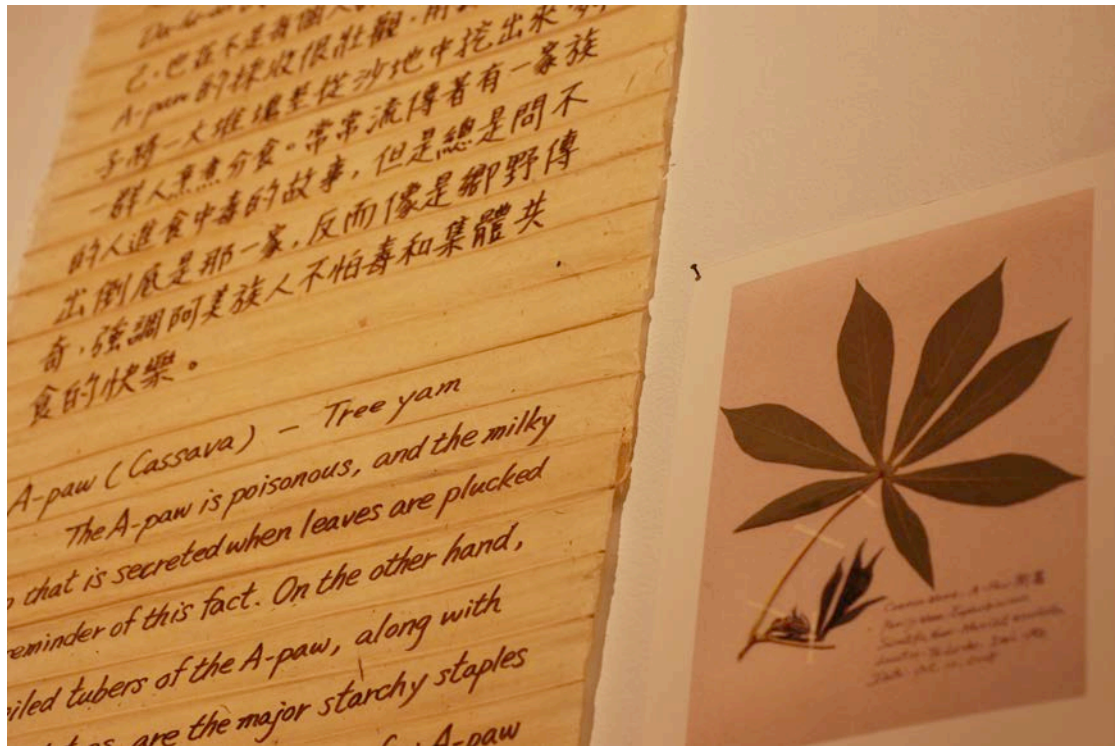
2009 年 4 月 9 日 撒烏瓦知部落重建並居住在帳篷時期，族人們常常一起禱告，許淑真攝影。



2009年4月21日 撒烏瓦知部落重建整地的集體勞動 (盧建銘攝影提供)。



2009年10月31日撒屋瓦知部落的第一次豐年祭，大漢溪河岸部落自救會的三鶯與崁津部落也來參加，許淑真攝影。



許淑真、盧建銘-《「島內移民」：達魯岸(Da-lu-an)部落的河岸菜園植物——A-paw (apaw)樹薯》局部。



撒烏瓦知部落的 Kakita'an 文化交流 + Masakero 大會舞。